

天鹄

副刊

非虚构
龙江故事



主编：文天心
责编：曹晖
执编/版式：杨铭
美编：倪海连
投稿邮箱
a84655106@163.com

在八五五农场，群山环抱，宛如天使双翼。西北的山峰高耸入云，仿佛守护天使挺拔的身影；东南的山峦温润低垂，犹如天使温柔的目光。老黑背山庄严屹立，好似天使庇佑的手；大砬子、七里嘎、鹿山、完达山、大珠山等峰峦，编织出这片土地独特的面貌。连绵起伏的山脉，广袤茂密的森林，构成了谢文英和她母亲魏泽玲驰骋跋涉的天地。她们是密山八五五农场七里嘎山挖棒槌跑山民俗的代表人物。

母女情深的

跑山岁月

文/高翠萍
摄/孙云阁

1

老黑背山、大砬子、七里嘎山，高山密林，蕴含丰富的山间珍宝。参芪、灵芝等名贵中药材遍布山林。挖掘野山参，采集山间药材，是这里的民俗，形成了独特的挖山采药文化。

魏泽玲是这一文化的传承人，她是八五五农场跑山采药高手，在周边山区享有盛名。十岁那年，她就开始与大自然对话，二十岁，她邂逅了谢文英，两人结为连理，育有三个可爱的孩子，长女就是谢文英。

清晨三点半，农场人还沉浸在睡梦中，魏泽玲已带着一群跑山人，踏上了寻宝的征程。他们背负工具袋，手持掌棍、红绳、剃刀、锹镐，在大砬子、七里嘎等山间穿梭，熟练地挖掘药材，仔细分辨山中珍宝。

起初，她们只注视着那难觅的人参，那如同天上的流星，是稀世珍宝。随后，她们将目光转向冰凌花、牛蒡和马尿烧等物。五月，大地迎来丰收。她们能采摘上百种山野蔬菜。秋天，她们专心探寻药材，小心翼翼地摘取白眼皮、元竹、长术、龙胆草、黄芪、灵芝等宝贵药材，用于药酒或草药茶。

刺五加、四叶菜、蕨菜，是她们日常的主要收获，一天采六七斤是家常便饭。旁人或许仅能采满一袋，而魏泽玲能采满三袋。她与大山有种神奇的默契，收割黄豆玉米也总是第一名。新鲜蕨菜价值不高，但经过腌制，价值倍增。采摘是技，处理是道，她们将山间馈赠，化为家中滋补。或入药，或上桌，皆因她们的勤劳和手艺。大山有时仁慈，有时严苛，她们不改初心，持之以恒，终获丰硕回报。她们采集山野，山野也馈赠她们生命意义。如此循环往复，构成了一首大山与人相互伴生的诗篇。

六十多年的“跑山”生涯，让魏泽玲对山地轻车熟路。虽已年过古稀，她身手仍灵活敏捷，能轻松爬上几十米高的大树，乡邻早已将她誉为“飞人”。她能一眼辨识出六七十种野生植物，告诉你哪里长什么，实在太懂这山了。“这都是多年积累的经验，我对山中物产了如指掌！”魏泽玲自豪地说。

“同一座山，别人要两三个小时才能登顶，我只需一个钟头。干我们这行，不但要熟悉山路，还要认得各种野生植物。”短短时间内，魏泽玲已采满几筐鲜菇。每年秋天，她卖山货能赚上好几万块钱。

“跑山”曾经鼎盛，采山货的收入远超工资，成为她们的主要经济来源。这是项辛苦工作，既要照看家里农田，还要在原始森林里采摘山菜、山珍，这也是她们走入更广阔世界的通行证。

2

密山八五五农场的挖棒槌跑山民俗，在七里嘎、老黑背等山已传承近百年历史。首代代表是已故的韩长义，享年九十八岁。他是这片土地上受敬重的长者，拥有崇高的威望。他曾与父亲在山间跑山，采集山货。第二代是现年七十六岁的魏泽玲，一位坚韧的女性。她曾在八五五农场工作，退休后继续挖掘这条采药古道。第三代是五十二岁的韩老七（韩永利），一名残疾人培训基地的技师。

三代人，跨时空对话。韩长义以老者姿态，传承智慧；魏泽玲以女性之姿，坚持传统；韩老七和谢文英夫妻则将古法引入新时代。他们用双脚丈量山川，用双手拥抱生命。这条小道，见证他们与自然和谐对话的点点滴滴。

这条古道，因为有他们，而历久弥新。因为他们，这座老山也绽放出灵动的生命力。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密山及周边山区，跑山采药的古传统绵延开展。晨曦初升，朦胧山峦若隐若现。不远处一座小山坳，几根细烟袅袅上升，弥漫在清新的空气中。魏泽玲和谢文英肃立其前，准备进行一次传统的祭山仪式。“求大山保佑平安，求采得山参。”魏泽玲轻声对女儿说，声音在山谷回响，如一缕清风，悠然荡漾。

深入山林，跑山队伍集结成形，由六人组成。他们是一个默契的团队，行云流水，有序高效。大把头，边棍各司其责，形成严格规矩，这是民俗传承的纪律，也是他们进入山野的准则。

魏泽玲手持杖，带领队伍开路。她如一位山林导师，把道理悉心传授。跑山路上，她指点迷津，解惑绕途，看似崎岖小径，在她带领下变得顺畅通达。他们或登高望远，或弯腰寻宝，都以敬畏和谐之心，融入这栖息生命的山林世界。

沿小径缓行，周遭山林环抱，阳光透过树叶洒落身畔，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对这片土地的亲切。林间一片幽静，唯有风声清晰可闻。忽然，一阵呼喊划破宁静，是魏泽玲激动的声音。

“棒槌！”她的声音回荡山谷。谢文英紧随其后，微笑问道：“几叶？”魏泽玲脸上绽开喜悦笑容：“五叶，穿天杨！”

隐藏在土下的宝藏显现出来，一棵粗壮的人参静卧于此。魏泽玲虔诚跪地，队友也围拢过来，场面庄严肃穆。她轻缚红绳，将人参系在掌棍上，仔细准备着。

跪坐地上，她动作专注，小心翼翼剔除泥土，生怕伤及人参须根。终于，在她精心照拂下，人参被完整取出。“这棒槌真是极品。”她喃喃自语，眼中闪耀自豪光芒。谢文英走近，笑着她说：“妈，这次收获真丰硕。”

魏泽玲微笑点头，眼中洋溢深深满足，也洋溢着责任感。

3

“山上什么都是好的。”这句话从小在谢文英心中回响。父母常带她上山，寻找木耳褶皱，采摘药草芬芳，挖掘野菜清香。部分山货满足家需，部分换取生活必需品，在衣食之间往来自如。

在谢文英的记忆中，下乡知青常与母亲交换山货，将山间美味带回老家品尝。吃得饱饱的他们，还写信请求邮寄更多山货。这些互通有无的故事口耳相传，也扩大了山货需求。于是，她成为像母亲一样的存粮人，将大山里的“好东西”变成村民致富的踏板。

岁月流转，谢文英和母亲采药的身影映入儿子眼帘。他忽然明白，山货不仅是食物，更是母亲和姥姥用心耕耘，与山林对话的结晶。她们以巧手和智慧，将山的馈赠化为家中的滋补。

谢文英牵起儿子的手，走上采药小道。她知道，她要将跑山采药的古法传承下去，让这座老山因为有他们，而生生不息。

谢文英让大山里的“好东西”成为村民致富踏板。跑山人将收获托付与她。她在群体中威望卓著，被尊称为“老大”。她不仅赢得声誉，还用智慧将传统与现代完美结合。她把网络和口碑结合，巧妙推广山货，让其美味和价值传播开来，为村民们带去稳定收入。

三十年来，她引领上万跑山人创业致富，共享丰硕果实。2021年，在密山市文化馆领导和作家罗宝才协助下，她成功申报“密山八五五农场七里嘎山挖棒槌跑山民俗”为鸡西市级非遗，成为该项目第四代传承人。这份荣耀，凝结了几代人的心血与坚持。他们守护脚下土地，传承祖训，将技艺薪火相传，将跑山岁月写成了诗篇。

杜甫草堂前的老奶奶

□安石榴

多年以后，每当秋季初到，头几场秋雨秋风天气里，我都会想起杜甫草堂前吟诵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的老奶奶。

老奶奶得有八十开外，到了即便身体无恙，每天补充蛋白、维生素，也日益消瘦、佝偻的年纪了，即便年轻时貌美如花、衣着优雅，此刻头发花白、一脸皱纹的她，也只求宽松、舒适了。我还观察到，身穿深色衣服的老奶奶浑身上下已经没有一丝一毫叫做鲜亮的颜色，嘴唇、耳垂、腮边——我还猜她垂着的手指的两个关节也一样，它们全部失去了血色，和她整个人呈现出一种令人即刻沉默的一致性：灰暗。

但她以歌唱的，又似乎从岁月隧道的前端传来的回声般的状态，吟诵杜甫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，就在草堂前的毛竹中，小小的一块庭院里。

“……茅飞渡江洒江郊，高者挂长林梢，下者飘转沉塘坳……”我不是在事件的开头就在场的，但我捕捉到这个场景之后，就一直没有离开，安静地听。老奶奶以一种我不了解的口音轻柔地吟诵，如果不是对这首诗的每一个字词都熟悉，我可能就无法欣赏到她和整个场景的意味。我可能只需要三秒时间的过渡，就把她吟诵的每一个字、每个停顿、每次叹息，全部领受到了。

我知道，老人家吟诵的时候，并不需要小小庭院里那块巨石上雕刻的原诗，那块优美的石头可能只是一扇窗子，老人家轻轻推了一下，它便应声打开。然后，无需丝毫调动记忆力，杜甫的诗歌从她的心底流淌出来，而她的脑子里大概还有另一番景象吧：她早已离开的父亲母亲？幼年一起玩耍嬉戏的兄弟姐妹？她的初恋？一朵花？一个雨后的黄昏？一个简单的遗憾？一种稚气的满足？或者没有不能言说的某些痛苦？而它们可能与这穿越千年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无关，也可能关系密切。谁知道呢？谁知道我们每个人神秘的记忆闸门是如何在不经意间开启的呢？

但这是一个好画面、一个珍贵的场景。在杜甫草堂前，在一片青翠的毛竹中，老奶奶沉浸其中，那位打眼望去也已经进入老年的儿子，他只是催了他那老母亲一次，就乖乖地等在她身后了。

列车刚刚驶过山海关，坐在我对面的中年男人就开始和我攀谈起来。

他说，每年他都会选择一个有黄河流淌的城市，去那里住上几天，看看或平静流淌或汹涌澎湃的黄河水，听听那里的乡音，感受那里的乡情。然后，把这些拍成照片和视频，再拿着这些影像，给年迈的老母亲讲关于黄河的故事。

邂逅黄河

□同语

他说，母亲出生在东北一个离黄河有上千公里的小城，从小就听爷爷给她讲黄河的故事，印象最深的就是大禹治水了。在她心中，黄河就是她的同伴，她的姐妹，她的亲人，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去到黄河边，听听黄河的声音，和黄河说说话。后来她嫁了一个名字里有黄河两个字的山东男人，又生了我们兄弟两个。她觉得离黄河越来越近了，可是阴差阳错，却始终没能看见真正的黄河。现在，母亲老了，走不动了，却越来越殷切地想要在黄河岸边走一走，看一看，哪怕只有一分钟也好。

他说，一个金色的早晨，老母亲亲笑着说她梦到自己站在黄河边看日出了。一轮朝阳缓缓升起的时候，她居然看到了黄河里腾空跃起的鱼，有方的，圆的，长的，短的，三角的，四角的，各种形状，五颜六色。接着，这些鱼排成了三排，托着她飞到了云彩上。她说，从云彩上看黄河，黄河就像一条黄色的丝带，在大地上飘然舞动着。

这时候，他的声音有些哑了，随即陷入了沉思。我看到，沉思中的他凝望着车窗外的景致，而那一小片风景也好像赶着要去什么地方。这时候，一直伴随我们行驶了很久的一辆白色的轿车，驶入了一个弯道，被不情愿地拉走了。

一个在兰州求过学的朋友，也和我说起过他眼中的黄河。他说，那一年他们初到兰州，刚安顿好，就迫不及待地跑去看黄河了。他说，黄河并不黄，河水乌沉沉的，在黄昏落日的衬托下，有一种久违的沧桑感。站在黄河岸边，几个同学就像约好了似的，谁都没有说话，只是点上一支烟，在明明灭灭的光亮中，安静地听着水流的声音。他不知道自己面前的黄河水已经这样默默地流淌了多少年，也不知道其他人会想些什么，或者和黄河说些什么。他只记得自己在心底说：黄河，我来了！

他说，后来他和女朋友也经常去黄河岸边坐坐，阳光很好的下午，他还常常有一种想要游过黄河的冲动呢。他说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曾经无数次在梦里回到了兰州，回到了黄河边。

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黄河情结呢？这个问题我没有想过，也没有问过别人，或许精神的罅隙在体内盛开了无数次，它需要一种挽歌式的抚慰和情感上的提炼吧。就像听音乐，有的时候我会把音量调到最大，让它充满整个空间，有的时候又会把声音放到最小，宛如一只蜜蜂落在粉红色的花瓣上，而那朵花恰恰生长在没有人去过的地方。

多年以后，去鲁迅文学院学习，我有幸和甘肃的一位诗人成了同桌，我问他兰州的黄河是什么样的。他说，黄河经过兰州的时候，水面不宽，水流平缓，就像一个刚刚学步的孩童，牵着母亲的双手，每一步都走得轻松，走得

心情舒畅。而当黄河走出兰州以后，就迅速成长为一个朝气蓬勃的少年，开始加速地奔跑了。

这时候，对面的男人依然看着窗外，不转头，也不说话，好像在自己的沉思中已经走出去很远了。车窗外是昏黄色的秋天，车窗内是刺耳的寂静，仿佛这节卧铺车厢里只有我一个人，仿佛在我松软的记忆里，真的有一个朋友在黄河岸边等着我。

我身子往后靠在被子上，半闭着眼睛。过了一会儿，四周开始不断重复回响着一种水流的声音，声音里隐隐约约浮现出一些眺望的人群，褐色的山脉，和一些变化万千的河水。这突如其来的一面，让我想起了曾经看到过的一些描绘黄河的油画，那是一个以黄河为主题的画展，展出了一百位画家眼中心中的黄河，在遥远的银川。

那些画是朋友在画展上拍的照片，然后发给我。当画布上流淌着不同地点不同视角的黄河时，除了看，我们还能做什么？看，去除了所有溶解在颜料里的线条，小小的画框，框不住黄河的源远流长。就像现在，我在一片寂静中感知到了黄河的生生不息，这种深不可测的突然到来的天启，对面的男人一定也听到了，可他并没有说出来，他只是任凭自己陷入沉思，或许他已经是黄河的一部分，正在用不断前进的脚步与黄河一起来到。

就像此刻车厢里回荡着的这首《黄河谣》一样，没有乐器，没有伴奏，野孩子乐队的五个人用朴素、庄严、甚至神圣的演唱，只一瞬间，就闯入了我的时间之梦。这种辽阔感，纯粹而深远，一个原生的兰州和一条思念的河流，就这样从歌声里扑面而来。

这时候，遥远的黄河正从兰州穿城而过吧？我仿佛听到了远处细小的水声，潮湿的感觉像风一样拂过我的脸庞。那些草木、卵石和沙滩散落在风中，和风起一起潮湿着，还有水面上由远及近飘来的兰州花儿。顺着歌声的方向，我看到一位中年模样的筏子客划着十五只羊皮筏子刚刚停泊在岸边，两个年轻女孩随即站起身，走下了羊皮筏子。她们的双脚刚一踏上河岸，就如释重负般地露出了美丽的笑脸。

这时候，一张笑脸，许多张笑脸，开始渐渐模糊了，而滨河路的栈桥竟然清晰起来，我看到桥上站满了人。他们站在桥上，身子微微地斜靠着栏杆，目光望着桥下的黄河。接着，他们慢慢地闭上眼睛，开始听黄河，也是在听自己内心的河流，听它的涛声，也是听它的诉说，听生活的低音或者颤音吧。

无可否认，这是一次与黄河的美丽邂逅，而我却没有如期到达。我不知道我与黄河的距离到底有多远，中间是否被加入了太多的可能和不确定，也许那些宁静的或是咆哮的黄河水，已经一道道尽了所有的答案。



更多内容请关注
龙江新闻公众号
龙江文旅 妙赏频道